

《逐梦三沙》系列丛书之《三沙年味》首发

鱼水真情『三沙年』



三沙边防支队官兵春节期间向全国人民拜年。

三沙边防支队提供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李丹

时逢三沙市设市三周年,7月22日下午,三沙市委宣传部的在永兴岛举行了系列外宣品发布会,《逐梦三沙》系列丛书之《三沙年味》终于和期待已久的人们见面。

据介绍,《逐梦三沙》系列丛书由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主编,立足于三沙设市以来发生的种种变化,挖掘出有代表性的人物、故事、风尚,以反映三沙人为履行国家赋予的神圣使命,以及建设“主权三沙、美丽三沙、幸福三沙”的波澜壮阔历程,志存高远、实干兴沙、逐梦不息的三沙情怀和三沙精神。

其中,《三沙年味》是《逐梦三沙》系列丛书的第一本,以年货、春联、爆竹、海祭、年夜饭、守岁、拜年、走亲、游园等充满年味的要素为线索,描绘了一幅“三沙年俗风情画”,反映了三沙年味的传承与特色。

融汇 三沙的“年”与众不同

“今年回屋做年不?”腊月一到,走在三沙市的各个角落,都能听到渔民这样热情的招呼。他们口中的“回屋做年”,其实就是回到老家和亲友欢度春节,可偏就是这个独特的“做”字,从里到外透着一股子过年的兴头和冲动,也昭示着这群与海共生的人们又将迎来一个足食丰衣、阖家团圆的新春佳节。

当鞭炮燃着喜悦和希望从海平面升起,南中国海的天空一片璀璨。奔涌的浪花簇拥着星星点点的渔家灯火,欢呼着的勤劳三沙人正在满心喜悦、有条不紊地筹备着海祭、守岁、贴春联、放爆竹以及别具新意的军民走亲拜年等年庆活动,用这新旧年俗融汇成为大海之南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

翻开《三沙年味》,读者仿佛漫步在洋溢着新年气息的永兴岛上。这一头,渔民们置办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点燃了一串喜庆的长鞭炮,向四下嬉戏的孩童派发了一摞满载祝福的压岁红包,似乎与祖国的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可是走到另一头,又能看到渔民们正在焚香祭海祈求年年有“鱼”;驻岛干部乘着冲锋舟往返于各个岛礁之间,给守岛渔民送去年货和祝福;长着一副北方面孔的驻岛官兵走进渔民家里,教他们包起了地道的肉馅饺子……三沙的年,又是那么与众不同。

《三沙年味》编创团队认为,三沙市的年俗,除了传承海南本岛外,来自天南地北的守岛人也将自己家乡的年俗

特色带到了三沙市,产生了新的融合。他们还说,三沙市有数个“中国之最”,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中国最南端的城市、中国面积最大的地级市、中国人口最少的地级市、中国最年轻的地级市等。在三沙市这么多的“中国之最”中,应该加上一个“中国年味最混搭城市”,只有这个称谓才最能体现出三沙年味的新特点。

真情 军民干群鱼水难分

《三沙年味》里记载了这样一个场景:2015年2月18日,除夕上午,海军西沙某水警区的食堂里6张大圆桌上摆满了面团、饺子皮和饺子馅。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西沙某水警区委政委郭建齐正陪着许多三沙市驻岛干部和家属,部队官兵和军嫂一起擀饺子皮、包饺子。

而不远处三沙市委、市政府组织策划的新春游园活动里,抢椅子、贴鼻子、吹乒乓球、“心灵相通”默契大考验、“圆圆满满”套圈圈……一个个简单轻松却又妙趣横生的小游戏引得大家争先恐后加入,现场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三沙年味》编创团队介绍,这一幕发生于2015年春节的永兴岛上。因为工程赶期,永兴岛上1000多名外地工人不能回家过年。为了让岛上的所有人都能感受佳节气氛,三沙市特别举办了这场形式简单但内容丰富的游园会,让驻岛军民的情谊在这个“快乐驿站”中交汇融合。

其实,翻开《三沙年味》,我们很容易看到,在不同的篇章里流露着当地军民、干群同样深厚的鱼水情谊。

每一年春节,三沙的军地之间都会组织相互走访,就像是普通人家过年时的走亲戚一样。三沙市委、市政府会组织慰问团,带着对人民子弟兵和人民群众的深情厚谊,向他们送去节日问候;驻岛部队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对驻岛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的祝福。正是这样的相互走访、共度佳节,让三沙军民更加团结一心、鱼水难分。

愿景 来年平安顺遂丰收

在书中介绍的诸多习俗中,三沙特有的海祭最为吸引读者目光。祭祀,对海南本岛和三沙岛上的渔民家庭来说,都是过年习俗的重头戏。但在三沙“做海”的人家,除了要对祖先、关公和土地

公进行祭拜之外,还要对妈祖和一百零八兄弟公一年的庇护表示感激。

书中这样介绍:古时候的渔民,每到东北风起时驾着帆船一去就是半年,待春季回南风后,才从遥远的南海归来。在没有卫星电话、没有导航等各种先进通讯设备的年代里,他们对祭祀格外看重。

在每艘渔船上,都设有妈祖的神龛和一百零八兄弟公的牌位。哪怕是年关将近,渔船返航停泊在港口,到了除夕之夜,插香祭海、拜妈祖等各种海上仪式在陆地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三沙的居民来说,大海,便是他们的农耕田,它赐予了他们宝贵的海洋财富,这种无私的给予却又饱含着不可预知的风险。”《三沙年味》编创团队由此认为,海祭,是渔民们对大海表达忠诚和渴望平安的一种



驻岛干部与军警民一起包饺子过春节。 周晓刚 摄



三沙军警民春节联欢晚会。 吴亚铁 摄

梦想没有休止符——《逐梦三沙》丛书总序

政权,第一张居民身份证,第一幢公用住房,第一家渔家乐……三沙市“第一”的数量,在不断的刷新。

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原来常愁几个月下不了岛,如今一周有两趟交通补给船往返;原来常盼下场大雨集桶洗澡水,如今海水淡化设备保障了充足用水。原来种不活一棵树的岛礁,如今绿树成荫;原来见不到一只海鸟的岛礁,如今鸟栖成群……

变化,是有口皆碑的。上学有学校,看病有医院,用电有太阳能,娱乐有广播电视,健身有体育馆,购物有商业街……三沙市的居民不仅基本生活条件在不断改善,精神文化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丰

富。他们的笑容,源自内心;他们的感激,发自肺腑。

始终不变的,是三沙人投入各项工作的精神面貌。在三年的实践中,三沙人凝炼了“忧国、为民、实干、创新”的精气神,锻造了“不怕条件艰苦,不怕情况复杂,不怕没有先例”的品格,不断涌现出先进的人物和事迹,为三沙的建设发展不断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就在这“变”与“不变”之间,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情怀。三沙人的“逐梦”之路,有许多值得记录的真实和书写的感动。由此,我们想到出一部丛书,丛书的名字就叫《逐梦三沙》。

《逐梦三沙》丛书立足于三沙设市以来发生的种种变化,挖掘有代表性的人物、故事、风尚,反映三沙人为履行国家赋予的神圣使命,建设“主权三沙、美丽三沙、幸福三沙”的波澜壮阔历程,和志存高远、实干兴沙、逐梦不息的情怀和精神。

在设市三周年之际,丛书的第一本《三沙年味》与大家见面了,此后将陆续出版不同主题的系列图书。希望这套丛书能让外界更好地了解三沙,读懂三沙人;也能让三沙人更多地思考三沙,长怀三沙志。

三沙的梦想没有休止符,三沙人逐梦永远在路上。

文化时讯

卢浮宫从未给中国画家颁奖证书为地下商场制作

近日,法国巴黎一位地方官员证实:“卢浮宫从未给中国画家颁过金奖或其他奖项”,这些所谓奖项和证书,均是由卢浮宫地下商业场所卡鲁塞尔厅批量“制造”或“生产”的,这难免让许多中国艺术家陷入了尴尬境地。而所谓的卡鲁塞尔厅,不过是卢浮宫为解决日常维护资金压力而开设的地下商业展厅,只要出钱,谁都可以举办任何形式的画展。

通过艺术掮客,花上几万元,甚至不用出国,就能换回一堆“奖状证书”和“大师”的头衔,艺术圈里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乐于参与这样的“生意”,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无非是对虚荣和利益的追逐。卢浮宫在艺术界的地位毋庸置疑,能够与其沾上边,便能为自己安上“名家”的称号,与倾尽心血的艺术苦修之路相比,在卢浮宫办展“镀金”能赢得不明虚实的公众追捧,而作品在拍卖市场上的行情也会水涨船高,可谓是一条捷径。

国内文艺界曾经被“金色”晃晕过眼睛。维也纳金色大厅“镀金”之旅一度在音乐界“如火如荼”,而美术界此风也由来已久。

中国艺术家到国外办展本是传播中华文化之举,理应堂堂正正,但无意中竟开创了获“卢浮宫金奖”的诸多纪录,这不由得让人汗颜。诚如专家所言,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命体现,也是这个民族能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基因身份证”。在当代人文艺术领域,西方的确有不少值得中国艺术家借鉴学习的地方,但因急于获得外界认同而产生的焦虑则有可能畸变成“只要西方赞赏,就能高人一等”的迷信。其实,基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与传统,我们完全应该有底气和资格充满自信。

扯下“卢浮宫金奖”的面纱,被晃眼多年之后,也该到“清心明目”的时候了。(文汇)

南极洲发现世上最古老动物精子有5000万年历史

英媒称,瑞典科学家在南极洲发现了一个虫茧化石,里面藏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精子。英国《独立报》7月19日报道,已变成化石的精子是在有5000万年历史的虫茧壁内找到的,科学家们称这次发现“非同寻常”。

英国皇家学会发布的调查报告说,这一标本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动物精子。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本杰明·博姆弗勒说,这一发现纯属偶然。

古生物学家托马斯·莫斯在南极半岛的西摩岛进行考察,在寻找小型哺乳动物的骨骼时发现了一个虫茧化石。

莫斯将虫茧化石交给了博姆弗勒,博姆弗勒认定这是环带纲虫类的茧。

让这些研究人员吃惊的是,他们在仔细研究茧壁内结构时,发现了这种生物的精子化石片段。这种虫的精子非常短命,因此难得发现,但由于在硬化前掉进果冻一样的茧内,才得以保存那么长时间。

科学家利用同位素年龄测定发现这个精子化石的历史可追溯到始新世早期。精子样本保存完好,但不含任何有机物质,也没有DNA。

这一发现比以前最早的纪录早了1000万年。(据参考消息)

林语堂英译“红楼梦”原稿尘封半世纪后被发现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透露,尘封半个世纪的林语堂英译《红楼梦》原稿,近日由该院一名博士生在日本发现。

海内外享有盛誉的作家、翻译家林语堂是一位著名的“红迷”,撰写过大量红学文章,其名著《京华烟云》即深受《红楼梦》影响。但他翻译为英文的《红楼梦》多年来不知所终。林语堂之女林太乙所著的林语堂传记中,曾附有“林语堂中英文著作及翻译作品总目”,未提及林译版《红楼梦》。

此次发现林译本是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2015届博士宋丹。2014年,她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从日本一家市立图书馆里找到了这份珍贵的原稿,整个过程曲折而又幸运。

宋丹所看到的原稿,是用打字机单面打印的,一共859页,厚约9cm。宋丹介绍,原稿包括林语堂的解说、序章以及作为主体的64章和终章,是对《红楼梦》全本120回的编译。不同时期用黑、蓝、红笔对稿件作的大量修改笔记,还有两页英文手稿。

(中青)



关注《文化周刊》

肖杰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无论潮起潮落,花开花谢,三沙始终向世人呈现它无以伦比的美丽,引人赞叹和神往。

与此同时,一代又一代三沙人都在这里耕海牧渔,开发建设,力图让这里艰苦的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在那砥砺前行创业的岁月里,即便细微的变化,也让人欢欣鼓舞。

2012年7月24日,地级三沙市正式挂牌成立,赋予了祖国这片蓝色疆土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自此,三沙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三沙人的生活每天都是新的。

建市之初,三沙人就确定了自己的远大理想,那就是“三沙梦”——主权三沙、美丽三沙、幸福三沙。

为了“三沙梦”,三沙人以一种敢为人先、舍我其谁的气魄,大力推进三沙的建设和发展,由此带来的日新月异